

徐光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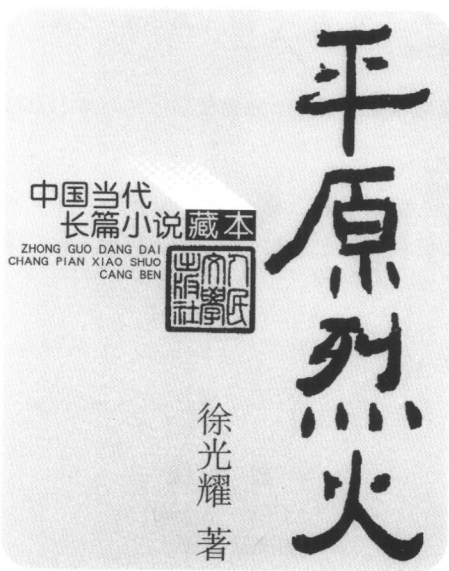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 平原烈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原烈火/徐光耀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7 重印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04-4

I. 平…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60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李 博

平 原 烈 火

Ping Yuan Lie Huo

徐光耀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195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ISBN 7-02-004904-4

定价 11.00 元

##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儿地翻了一个过儿。

冈村宁次坐上飞机，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扫荡”，残酷的战斗，到处是一片红火。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烂在地上，骑兵包围了村庄，村庄烧起来，熊熊的火苗儿把黑烟卷上天去。步兵们端着刺刀，到处追着，赶着，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又从西村追到东村。遍地是嘎嘎嘎咕咕咕的枪响，遍地女人哭孩子叫，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枪弹下，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员，投河的投河，跳井的跳井，有枪的把子弹打光了，剩下最后一颗打碎了自己的头，多少个青壮年、村干部，被裹着走了，送了煤窑，载出关外，运去日本三岛！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的突围了，有的冲散了，有的战至一人一枪为国壮烈殉难了。剩下的净是些便衣游击队，看来是不大顶用了。

也有个别无耻的家伙，怕死鬼，向敌人屈膝了。也有个别意志脆弱、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逃跑了，逃到城市去，逃回家里去了。

虽然鬼子的死尸躺得遍地皆是，他们的血一点也没有少流，但是他们还是嚷着“胜利”了，嚷着“八路军被彻底肃清”了。

冀中——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质，它的元气大大地受了损伤。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不几天便钻了天，成了林！鬼子、“皇协”<sup>①</sup>遍地

---

① 当时游击队和老百姓都这样叫伪军。

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钩”<sup>①</sup>了。看吧，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有几个家伙跑到大街上叉着腰吹起风来：“八路军蛤蟆老鼠也想成什么大气候?!”老百姓都耷拉着脑袋，眉上锁起了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起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上了辫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时代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是一阵什么风啊，把世界刮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只要有他一个火星，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

---

<sup>①</sup> 当时根据地的村庄都不支应敌人，哪村开始支应敌人，建立伪政权，就叫给敌人“挂上钩”了。

七月，日本鬼子把“扫荡”重点转到沧石路以南来了。深县、束鹿、宁晋、晋县……各地的大小据点都驻满了鬼子，六分区的根据地被铁桶似的包围起来。

在一个云雾遮天的早晨，宁晋县大队陷进了敌人的大包围圈。驻地孟各庄四外都发现了敌人，枪声首先从东边响起，随后北边南边都有子弹飞过；西边，远远可以看见一溜人影正扑着枪声迎过来。情势是明明白白：顶住打，就要被消灭，除了突围，再没有别的道可走了。

一中队长周铁汉接受了大队长的命令：趁敌人的包围圈还没有合紧，坚决冲出去！周铁汉是个二十五岁的结实小伙子，生得膀乍腰圆，红通通的方脸，虽不是太高的个儿，给人一看，却觉得十分魁梧。他把盒子枪拉开栓，压够一条子弹，用大拇指扳住机头，朝沿墙站立的战士们一抡，亚赛敲着钢板的声音说道：

“同志们！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今儿个这一天了！是耻辱，是光荣，也就在这一回了！有种的跟我走哇！”

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来：“周队长，我在头里！”他是个共产党员，一向有“打仗瘾”的。

周铁汉用枪向西北一指说：“好，走啦！——二排<sup>①</sup>跟着！”

呼呼呼一股风响，队伍一支箭似的人了村西道沟。一中队后面是大队部，担任掩护的是二中队，人员足有一百三四。可是，除

---

① 一个中队只有两个排。

了呼呼呼的声音及离得还很远的枪声以外，再听不见一点响动。经受过几十次战斗的周铁汉，一听这声音，就觉得今天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想偷个空子玩个花招钻出去，是万万没有可能的。

几天来的情况太紧张了，太急迫了。宁晋城，不算以前增加的，只昨天一早，就由赵县开来二十八辆汽车，车上没有一个不是鬼子兵。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在束鹿、晋县地界，情况更加严重，新据点一天安了五六个，大队的汽车和骑兵来来往往，十分频繁。周铁汉早已感到：恶战总有一天要逼到头上来的。现在，依照眼前情况看，这一天是到来了。

正是为此，周铁汉此刻的心里没有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他想：在这个时候，怕死就准死，把脑袋放在一边去拼，集合大家的劲一起拼！拼得越顽强越勇敢，就越没有危险！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把队伍前后看了两眼：二班在最前面，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sup>①</sup>领头，后面一个一个紧紧跟随，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战士，全是经过多次战斗的生龙活虎。再后头的一三班和二排，也个顶个儿的结实雄壮，浑身劲气，情况虽然紧急，却看不出有一个发孬。周铁汉看到这里，信心更强了，精神更高了。有这样一群钢铁打造的战士，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员，有什么冲不破的，有什么可怕的？

大队长的计划，是甩掉后面——东面和南北两面的敌人，顺道沟悄悄地插往西北，争取在西边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队伍以前，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但是，一来敌人太多了，二来有五十公尺道沟没有完全挖通，西面敌人看见了在这段路上飞跑的人，立时扇子面一样散开来，左面的一股，就一直抢先向道沟截下来，企图迎头挡住去路。

---

<sup>①</sup> 一种步枪，捷克造。因为标尺比较高，故名“大鼻子”。



周铁汉看得清楚，想要跑在敌人前头，不叫敌人截住，已经来不及了，便一面命令一排说：

“坚决冲！敌人挡就打他，一定要过去！”一面闪在道旁，等大队长赶上来。

矮个儿的大队长钱万里，一步一步稳稳地跑上来了。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手巾，不时擦着光头上的汗珠，盒子枪仍旧插在套子里，还如平时那样四平八稳，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样。通讯员金山怀里抱着“马四环”<sup>①</sup>紧跟着他。

“大队长，敌人眼看把道沟卡住了，把整个队伍拿上去冲吧！”周铁汉好像掐着一抱东西，双手向敌人方向作了个猛抛的姿势，这样问着大队长。

“你的队伍呢？前头怎样了？”钱万里叉开腿，稳稳站住说。

“一排全上去了，我让他们坚决打过去。”

“很好。”

周铁汉以为得到了批准，一翻身，拔步要跑。钱万里又叫住了他：

“等等。”

钱万里把手遮在眼上，向敌人方向仔细地观望着，好半晌，把周铁汉几乎等得不耐烦了，才放下手来，轻微地摇了摇头说：“不行，我们冲不过去……”

周铁汉立即接过去说：“冲不过去也得冲呀！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

钱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转了个圈，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铁汉的胸前说：“要这个样子：你的一排继续顺道沟插下去，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占领那两块坟地，争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沟上。然后，大队直向西南，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钱万里把话顿住，察

---

<sup>①</sup> 七九步枪的一种，类捷克式，马步两用，有四个穿背带的环，故名。

看着周铁汉的颜色，见周铁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接下去说：

“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敌人知道了上当以后，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们。周队长，你的任务就是：先去粘住敌人，掩护大队主力突围；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把队伍带下来。”

周铁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可是，任务来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没有二话可说的。周铁汉简单地应一声“是！”转身跑到前面去了。

这时，西面敌人已开了枪，子弹迎头擦过。北东南三面的敌人，随即椅子圈似的兜抄上来。二中队后尾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炒料豆一样，一会儿就响乱了。

从前面传来一片震耳的杀声。钱万里看见，周铁汉跃出道沟，抓紧盒子枪的手摆着旗子一样，连连向前挥着。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把柳子行附近的两块坟地占领了。这一来，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沟上，他们拼命地要卡死这道口子。而在西南，却有一个空子给闪开了。钱大队长见时机已到，双手一摆，带领其余三个排，跃出道沟，一阵疾速的飞奔，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

## 二

果然，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在撤退的时候，又被敌人粘住了。柳子行里的鬼子见大队主力大部钻了出去，膏药旗冲天晃了几晃，五六十个鬼子哇的一声冲上来，把一排由两个坟地压在一个坟地，机枪、炮弹，急风暴雨般直射过来。一排凭了三十支步枪，不要说招架，抬起头来的空儿也没有了。一班是被压下来一次的，半个班遭了伤亡。眼下的危险，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话说，就是：“撤不下来了！”

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周铁汉在地上伏着，两腿扫帚眉拧成个“一”字，闪着火眼盘算：现在撤是不行的，那样一定叫敌人把队伍追散；要撤，必须把第二次冲锋打退，煞煞敌人的气焰。于是，他告诉大家：把手榴弹全部放在手边，拧开盖，勾好线，听命令就甩。他自己，把所有三个手榴弹都放在身下，三根弦一齐叼在嘴里。说时，前面柳条子乱晃，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纵身起来，一排亮闪闪的刺刀反着光，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看看只离着三四十公尺，周铁汉就地一滚，一纵身跳起来，用嘴把线一拽，右臂一抡，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流星似的飞出去。

“手榴弹，甩呀！”随着周铁汉的声音，“黑乌鸦”成群飞出，火星飞爆，浓烟腾空，一眨眼的工夫，天也遮暗了。上来的鬼子，前头的七八个先先后后仰身栽下去，后面的调屁股窜回了柳子行。趁这时，一排的战士们兜起旋风，一溜烟向南跑下去。

刚跑出七八十公尺，鬼子的机枪兜屁股狠命盖过来。一排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大地上只有旱得卷了叶儿的青苗，不足一尺高低，没有半点儿隐身的地方。二班长张子勤被连响的机枪打断了腿，横栽在地上。一个战士上去挽他，刚一弯腰，也翻身仰倒了。丁虎子赶上去摘了那战士的枪，挎在脖子上，伸手就拉张子勤，要往肩膀上搁。

张子勤把他的手一挡，错了错牙，镇定地说：“我不顶事了，你还是快照顾非党同志去吧！”

丁虎子道：“这可不能，谁也丢不得！”

张子勤扭个身，紧掐住鲜血浸透的大腿，咬住牙关说：“赶快走你的！我无论如何是拖不过今天了，照顾我只会白白连累你们。”

丁虎子说：“我死不了，就不能把你丢给敌人！”说罢，从身后架起张子勤的双臂，打算托起来抱着走。张子勤回头一看，见鬼子们的小钢盔一颠一颠已经追上来，再几步就赶到了。他把心一横，上身猛力一摇，挣开了丁虎子的双手，用命令的口气叫道：

“丁虎子！放了！”

丁虎子吓了一跳。张子勤随手掏出一颗手榴弹，用嘴把盖咬下去，弦迅速套在手指上，把身旁的枪一指道：

“革命的武器，快拿去！再要动我，要看看手榴弹！”

丁虎子噙着泪把那支三八式捡起来，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张子勤平静如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把手榴弹藏进衣服里去了。

远远瞧见，一个鬼子上去了，刺刀逼住张子勤的心口，张子勤没有动。第二个，第三个又上去了，他们想架他走，可是，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时候，从他怀里猛升起一团黑烟，一顶钢盔滴溜溜飞上了半空。烟落下去的时候，那一团四个人都躺着。

周铁汉和丁虎子相对看了一眼。奇怪得很，周铁汉铁青的脸上，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他说：

“虎子，看见了吧？要死，就这样去死。”

### 三

明明是大队抓住了一个村庄——北圈里，突然轰轰隆隆，烧了鞭炮市一样，一阵枪声响成一团。又见许多战士混乱地奔出村来，慌张地往回跑着。

“中了埋伏吗？”周铁汉腿下加快脚步，急急朝领头跑下来的那人迎上去，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他越迎住那人跑，就越生起气来。那家伙左手拖着枪苗子在地上拉，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身上的东西。米袋子、背包早扔光了，正往下摘手榴弹。

“你是哪儿的？混蛋！站住！”

那家伙被陡然一吓，昏昏地站住了，白蜡色的脸上，一对灰溜溜的眼睛，只管盯住周铁汉看，两腿簌簌地狠命筛着糠。许久，才

嚷嚷地说：

“二中队的。”

“往哪儿跑？”

那家伙指了一下村里说：“村里净鬼子。”

“鬼子？为什么不打过去？”

“……”那家伙张着嘴，喘着，不知说什么好。

“转回去！——临阵脱逃，崩了你！”周铁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严峻，这严峻给他的话加重了分量，似乎每一个字都几千斤重，令人不可抗拒。

那家伙莫奈何地转回身去。周铁汉问清他叫尹增禄，又问清大队在什么地方，就直跟住他的脊梁，让他带道进村。

和尹增禄一块儿的十几个战士，见这情形，早已停了脚，闪在路旁，没有主张地眨着两眼。周铁汉把头向前一甩，让他们一齐跟了走：

“往后跑也是敌人，宁死在阵前，不死在阵后，小伙子们往前冲！”

十几个人中马上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把拳头一举说：“二中队的成一行走好，胆大的往前头靠！人都是肉长的，人家全不怕，为什么咱怕！”

周铁汉心里不由得叫声：“好！”肚里的气马上消了一半。他认得这个小伙子是二中队的五班副，新近才入党的，名字叫赵福来，便柔声对他说：

“福来，这十几个人由你负责，跟在我们后边，千万不要再跑丢了。”

赵福来停住脚，咋的打个立正，满精神地答道：“是！”

尹增禄带头往前走，每走几步就反回头来偷眼看看，见周铁汉气汹汹两只虎眼瞪着他，脚下忙紧跑几步，不一会儿，却不知不觉又慢下来；再偷看看，又紧跑几步。周铁汉就一直瞪着他，走进

了北圈里。

村里的枪声已经转到西南上去了。屁股后面的敌人也被甩了二里远。鬼子是不着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宁晋大队已是进了牢笼的小鸟,扑棱<sup>①</sup>不出去了。

就在这时候,尹增禄又把一件罪恶铸成了。大队原是在十字街附近跟敌人碰了头,把敌人打退,就向西南突去了。尹增禄害怕再走大街,他企图绕过那个战场,就迷迷瞪瞪把队伍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当发觉房上鬼子正架着“歪把子”<sup>②</sup>等在那里的時候,一、三班已经卡在里头。敌人的机枪夹带着轰隆爆炸的手榴弹,蒙头盖顶直浇下来。许多战士还没有弄清楚子弹从哪里来的,便倒在血泊里了。五尺宽的过道,登时染满鲜血。周铁汉和几个战士连蹿带蹦,闪在一个小门楼底下,急想找到个还手的机会。

意外的挫折在战士中引起了混乱,几个人首先把愤怒的眼光射到尹增禄脸上来。尹增禄吓得贴在墙上浑身发抖,他切实感到了自己的罪恶。当时,周铁汉忽然高声叫道:

“同志们!先对付敌人要紧哪,掏手榴弹,冲啊!”

“冲啊!”有两个战士上了刺刀,跨出门去。这时,尹增禄也举着枪跟在大家后面,一面左顾右盼地张望着,一面胡乱拉着枪栓;这时,他想杀个敌人赎罪,却又怕真的碰上敌人。他的脚刚刚踏出门槛,一个战士翻身栽回来,冒着鲜血的头,恰跌在他的腿上。尹增禄像挨了一箭,两手一乍,又缩回门里,他的脚尚未站稳,轰!一个手榴弹响在墙角,尹增禄撒手扔掉手中的枪,扑身倒下去了。

周铁汉以为尹增禄牺牲了,可是,门楼底下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不要打啦,我,我投降!……”

---

① 鸟儿抖翅要飞的动作。

② 日本造的一种轻机枪。

一个苍白的面孔，绝望地看着天上，双手作揖似的向上伸去，狗一样跪卧在门外的墙角下。

周铁汉立觉浑身一乍，像有一支箭射进了他的心，全身都要崩裂了：

“好他妈的！”

周铁汉一步跨出去，抓住尹增禄的脖领，死猫一样拖进门来，通的摔在地上：

“我叫你投降！……”周铁汉嘴唇哆嗦着，气哽在嗓子上，肺也快憋炸了。他右手一甩，盒子枪响了一声，尹增禄猛地向前一栽，仿佛一个斤斗没折成，脑袋戳到地上去了。周铁汉捧起一把土，狠狠地搓着手上的血污。

两个战士的手榴弹飞上房去，轰轰两声，“歪把子”被炸翻了，两顶钢盔滚下地来。

刚忘了尹增禄的周铁汉，喊声：“打！”一摸手榴弹没有了，一转眼，见尹增禄身上还插着。伸手去解时，尹增禄两只白眼珠无神地张着，裂开个瓢儿似的嘴，作着一副下贱求饶的死相，横躺在当道。周铁汉火又涌上来，扯下手榴弹，只一脚，把那死尸踢滚到墙根里去，好像踢除了一条碍脚的死长虫。

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只要敌人再稍稍费点劲，马上就可以把这五个人碾成肉酱。但是，从胡同里冲出去，想也不要想，那是连蝇子也难飞过的。周铁汉一面指挥着扔手榴弹，压制房上的敌人，一面溜着墙根向西搜寻。忽然，一条生路被发现了：西矮墙的“根脚”已朽得满是窟窿，只剩了薄薄的一层。他招来战士们，用膀子顶住，齐力一扛，轰隆一声，墙倒塌了，五个人飞步纵出村外。

在村西的树丛里，与一排长孙二冬碰了头。他带着二班和赵福来几个人刚从村后抢了来，人员也只剩七八个了。

在西南的漫洼里，远远看得见，整个大队仍然在边打边突着围。

## 四

七月的太阳火似的烧着。钱大队长带着七零八落的队伍，已经一口气跑了十几里。人们大汗淋漓，从头上直灌进鞋底，出气入气，嗓子里火辣辣在冒烟一样，嘴只管张着，舌头却像搅在黏膜里面，唾沫早已吐不出来。敌人呢，不光后面的在紧紧尾追，西北段村，东面侯庄，都发现了敌情，正前方四五里，秃苍苍一片黄白色的土房子上面，牙口寨据点的大岗楼，兀然耸立，挡在眼前。

很显然，更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了。钱万里是喜欢从从容容思考问题的，今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使了，四面八方密密层层敌人，使他一时抓不住空子。他忽然想：从侯庄插上的一溜人影，也许是警备旅<sup>①</sup>吧？嗨！他们就地把敌人顶一下，哪怕二十分钟，实在太好了。那么，我们可以不紧不慢从正南突出去，一个伤亡也没有，把敌人甩得远远的。——他现在是多希望友军来支援一下啊！可是，钱万里猛然觉得，这想法必须赶快打住，越快越好，因为这是幻想。那溜人影分明是敌人，他们正在截上来，要把我们消灭，这时的幻想，会把整个部队葬送了的。

战士们一边四面扭头，看着越逼越近的敌人，一边频频把两只眼向大队长望着。

钱万里明白，这些眼里正藏着两点意思，一点说：“不怕，看大队长还这样沉住气呢，咱们怕什么？”另一点却说：“四面敌人都上来了，大队长，你也该快想个办法啊！”

钱万里的心，又向下沉了一层。

---

<sup>①</sup> 冀中八路军主力之一，旅部兼第六军分区司令部。



远远看见，在四五里外，由西北而东南并竖着一排电线杆子，恰像隔开世界的高大篱笆。人人都晓得：电线杆子脚下是一道深宽各一丈多的大沟，沟那面是牙口寨通到罗口的汽车路，每隔二三里修着一个岗楼。这条沟，过去曾是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分界线，也是敌人向前“蚕食”的边缘。——战士们望着它，心上又压了一块石头。因为，这在“扫荡”以前，就在黑夜也是最难通过的。大队长望着它，却忽然起了另外一个念头，这念头从他心里刮过一阵小风，立觉轻快得多了。他想：敌人今日的“扫荡”，主要是对付根据地，只要突过这道沟，八成便突出了包围圈。牙口寨的敌人来截击的可能性很小，敌人在今天不会把大兵留在家里不动的。——钱万里相信了这个判断，便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

“冲过沟去！”

可是，左翼的二中队忽然大乱，纷纷朝西北跑起来，队形跑乱了，人们盲冲盲撞着；杂在混乱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白褂蓝裤的人，被大队长一眼看到了，脸色登时沉下来。什么东西惹起来的恐慌？原来在侯庄方向正飞奔着赶来一百多鬼子骑兵，大洋马一纵一纵地蹿起漫天尘土，鞍上的铜镫也一亮一亮闪着光，成三路纵队，虎里虎势扑过来。

钱万里向那里只瞥了一眼，十分冷静地指一指身旁几个战士说：

“去，把人给我拦回来。就说大队长的命令，谁再跑，枪毙他！”然后叫过金山，指着那个白褂蓝裤的人说：

“你去告诉他，说我请他来一下。”

那人正是二中队队长刘一萍，喘着气跑到大队长面前来了。钱万里细一看他，心里不由得打个冷战：白褂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滚满了土，当腰的衣袋也撕掉了一半，向上翻着，平常结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胡乱掖在腰带上。尤其使钱万里吃惊的是：那张素来白嫩的脸，不知为什么在一天之内瘦下去那么多，红色也几乎褪完了，